

漫谈·我与舞台

重展千年织锦，舞出盛世传奇

人物简介

黄佳园，舞蹈编导。舞剧《五星出东方》编舞。代表作品有《情缘》《天凉好个秋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井冈·井冈》等。

李晓慧，舞剧《五星出东方》绝对首演之女春君的扮演者，在原创新舞剧《天路》饰演角色“卓玛”获第十六届文华大奖。参演剧目有《五星出东方》《流芳》《天路》等。

罗昱文，舞剧《五星出东方》汉代戍边将领奉的扮演者，曾获北京市舞蹈大赛、华北五省舞蹈大赛一等奖。参演剧目有《丝路长城》《天路》《流芳》等。

王璐，舞蹈演员，参演剧目有《圆明园》《丝路长城》《清平乐·大都吟》等。曾获第十六届北京舞蹈大赛《步摇彩鞋穗》专业青年组二等奖等。

王茜，舞蹈演员、艺术硕士，参演剧目有《天路》《基督山伯爵》(中文版)等。多次随北京市文旅局赴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西班牙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演出。

口述:黄佳园 李晓慧 罗昱文 王璐 王茜
记录:陈殊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

编舞黄佳园： 以“翘袖折腰”之姿，刻画女性形象

一部舞剧，一段中国大地上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。1995年，在新疆和田地区的尼雅遗址，发现了织锦护臂，上面写有八个篆体汉字：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，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，织锦的色彩依旧艳丽如初。

舞剧《五星出东方》就是以织锦护臂展开想象，讲述汉朝戍边将领奉在精绝古城与北人首领之子建特、精绝首领之女春君之间，从剑拔弩张到并肩携手、从素不相识到深深认同，结下深厚情谊的动人故事。在舞台上呈现出国宝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，展现了历史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荟萃、各民族命运与共的家国情怀，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题。

我觉得题材本身的时代感与地域性，给这部舞剧的舞蹈设计带来了更多挑战。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城或是大汉王朝，如何搬上舞台？在舞蹈设计上是写实，还是写意，都需要在编排中反复推敲，寻找最优方案。

于是在根据舞剧剧本设定的情况下，给该剧的舞蹈段落带来了相当多的可能性。比如在央视春晚演出的《锦绣》舞段。整个创作紧紧围绕“形”“神”“韵”去展开，也就是从体态，到神态，再到韵律，去塑造、刻画身着曲裾群，踏乐而舞的女性形象。

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“翘袖折腰”，这是汉代舞蹈中最具典型性、代表性的舞姿，坊间也有“无袖不舞”的说法，其散发的简朴雄浑的艺术格调，让我们在感受大汉王朝的气度与风范的同时，也领略到其中别样的端庄与浪漫。作品紧紧抓住“良”这个特点，在动作中强调顿挫的质感，手臂多以绕袖、甩袖、摆袖为主，舞步则以踩、踏形成步伐特点。整支舞可以说是气韵生动、一气呵成。

当然在整部舞剧的舞蹈中，各段都有特色。比如围绕“精绝古城”这个地域展开的“灯舞”“集市舞”，以及表现北人野蛮、好斗的“狼舞”，都可以说是极具视觉记忆点的段落。

当剧中男主角奉带着精绝公主春君以及北人之子建特穿越回大汉时，围绕大汉展开的“假面舞”“农乐舞”“锦绣舞”，又从另外一



在今年的央视春晚，舞剧《五星出东方》中《锦绣》舞段以独特的古典韵味的舞姿，用端庄温婉的“锦绣摇”、顿挫有力的“红袖绕”、含蓄内敛的“汉俑转”，带领观众穿越时空，领略传奇国宝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织锦护臂的魅力，两千年前的美好的愿望，透过央视春晚的舞台，遍洒到中华大地。以一件跨越两千年时光的汉代织锦，用舞蹈讲述一段美丽动人的西域传说……舞台上又是如何让文物“活”起来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《五星出东方》部分主创、主演人员讲述他们台前幕后的故事——



黄佳园



李晓慧



王璐



罗昱文

个维度给观众带来了极具反差的视觉享受。

在总导演对该剧的整体定调之后，舞蹈设计的可能性也渐渐找到了方向——既有对历史必要的保留，也有对历史有感而发的解读与延伸，用舞蹈的语言去展示出土文物所承载的文化内涵，去表达各民族守望相助、手足情深主题。

春君扮演者李晓慧： 希望我的每一次起舞，传递心之所向

《五星出东方》这部舞剧排练的周期很长，我们主演和群演以及编导们都几乎没有休息，可以说日日夜夜年年，有时在睡着时听见剧里的音乐片段都会一下子蹦起来，这部舞剧已经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了。

出演春君这个角色，王翊导演和黄佳园导演对我帮助很大，使我对舞剧的认识更深了，对于人物挖掘的意义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在历史古迹中，寻觅古人带有温度的生活印记，他们互相扶持、不离不弃、幸毋相忘，让我们仿佛看到千年以前人性的光辉。

在我看来，舞剧演员不仅要有扎实的功底，还必须要有具备刻画人物的能力。所演绎的人物，一个眼神、一个转身、一个步伐、一个抬手，动作节奏快慢的处理都会反映出这个人物此时的心理活动，舞剧不能说话，观众只能从这些肢体语言中去捕捉要表达的内容，所以还是很难的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。

春君是美丽的精绝古城公主，生活在西域这片净土上，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人，她也是偏少女感的，和我本身还是比较符合，但是她是西域女孩，我是汉族女孩，所以表达情感的方式，我还是需要从内心的感受入手。

从我一开始对天真活泼春君的角色理解到她的成长轨迹，遇到奉后，直到奉为了保护精绝古城牺牲，春君是有一个心理转变的，而这个过程就是需要用舞蹈语言去表达、去探索。

所以我会通过每个段落的舞蹈动作一遍遍摸索、练习、记录下自己每一个动作，然后用一名观众的角度去观看，去思考，去调整，如何更完美地塑造春君这个人物。虽然地域不同，但是春君的天真烂漫会让我产生共鸣，感

奉扮演者罗昱文： 信念感，让我走进奉的内心

在接触奉这个角色时，我一开始认为奉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戍边将军，得到了“五星出东方”织锦护臂，身负重要的责任与使命，守护边境。但是随着排练的推进，王翊导演在编排和讲戏的过程中会赋予角色更多的细节，这给了我很多启发。

奉从始至终守在塞外边疆，护臂对他来说就是生命的全部，他在黄沙漫漫艰苦的环境下坚守国土，直到最后为国牺牲，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深深震撼着我。

为了融入这一角色，导演王翊建议我留胡子留头发，给自己建立起一个外在的信念感，从外形上更贴近奉。然后寻找角色的特性特点，以及感受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共性与差异，奉是有勇有谋，知礼懂，懂隐忍，有大智慧的将军，春君是活泼、天真烂漫的精绝城公主，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热爱，建特是北人首领之子，充满狼野性，他们三个角色在一起发生了“化学反应”，互相感染和影响，也使得我逐渐走进了奉的内心。

让我难忘的是奉遇见春君这场舞段里，遇见了春君这样的少数民族姑娘，那一份热情天真，是奉很久没有感受过的，需要通过肢体一点一点地剥开奉的内心，去展现他是如何重新认识和平，放下仇恨，避免战争。

奉决意牺牲自己来保卫和平，他与春君告别之时，他们两人的双人舞，似乎每一个舞蹈动作都要体现着千般不舍与万般无奈的情绪，诠释着家国情怀的民族大义。

当然，对我来说，要通过舞蹈把民族大爱表达得淋漓尽致，这就是一个“度”的问题，无论是一个眼神，还是一个动作，我都要拿捏好分寸。

参与舞剧《五星出东方》最大的感受是自己尝试了不一样的角色，挑战了不同的舞台表现方式，从舞剧本身来说，我在排练过程中是切身地进入了精绝古城热闹的集市，还有大汉恢宏的场景，无论是动作细节、舞台氛围，还是灯光道具等，都给了我一种穿越回到大汉的感觉，让我感受到两千年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融洽。

演员王璐： 两年时间的打磨，才有舞台上的一幕

我作为一名演员，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，参演《锦绣》，内心激动愉悦，春晚是现场直播，对舞蹈队形以及演员动作的整齐度要求很高，加上服装自身重量近十斤，袖摆不好控制等很多因素，对演员都具有很大的考验和挑战。“翘袖折腰”等一个个舞蹈动作，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的修改和无数次的排练，两年时间的打磨与沉淀，才有舞台上呈现的那一幕。

参演这部舞剧，每一场演出都带给我不同的感受，更多的是带给我一种情怀与力量，跟随这部剧而成长。与其说是一部舞剧，我觉得更像一部电影，从考古队到精绝古城再到大汉，每个人物都在戏中，包括没有角色名字的演员，虽然整部剧演下来很累，但是每次谢幕，观众如雷般的掌声响起，内心就会有一种释放的快乐。

前不久，舞剧《五星出东方》荣获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这也是荣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之后的又一殊荣。这部舞剧将于2月17—19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进行获奖后的首次演出，后续还将进行约50到100场的全国巡演。

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走进剧场，真切地与我们每位演员一起去寻找跨越千年的美好，感受舞剧中所表达的兄弟之情、家国情怀、民族团结的大爱。

演员王茜： 亮相春晚，是一名舞者的高光时刻

《锦绣》舞段亮相今年的央视春晚，能作为其中一名舞蹈演员参与演出，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自豪的事。这也是我进团15年来首次登上春晚舞台，对于一名舞蹈演员来说属于高光时刻了！

特别巧合的是，我生肖属兔，2013癸卯年是我的本命年，《锦绣》所蕴含的意义不仅是对我自己的祝福，也是对全国各族同胞的祝福，更是对伟大祖国的祝福！

《五星出东方》这部剧在我看来，不仅仅是表达友情、亲情、爱情，更表达了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。这部剧运用诙谐幽默的手法展现了各族人民深厚的友谊，以及团结奋斗的伟大精神。

参演这部剧，于我而言，最大的不同是对于舞台表演的感受，以往更多的是肢体语言的表演，而这部剧更加强调了戏剧化表演，不同角色不同舞种的切换，需要更加细腻、丰富的情感表达，同时还会有一些喜剧的表演形式，整体呈现到观众面前对我们要求会更高，自然压力也会更大。当然这也是我跳过的最享受最过瘾的一部舞剧。

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留在舞台上，享受舞台，感受观众带来的鲜花和掌声，这也是作为一名舞者能获得的最美好的回报。舞剧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我热爱舞剧，愿意为它继续燃烧。

(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)

漫谈·我与文学

池上，1985年生，浙江杭州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小说集《镜中》《无鹿岛之夜》。曾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、西湖·中国新锐文学奖。

口述:池上 作家
记录:艾莲

寒假期间，有不少学生看了我的最新短篇小说集《曼珠沙华》，被书中的故事所触动，引发了他们的思考。

其实写这本《曼珠沙华》说是偶然吧，也好像是注定的事。回望走过的路，我从小到大都是属于中等偏上的孩子，不是最优秀的孩子，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敏感，但是喜欢写作，就一直坚持写下来，在写作中了解自己、了解这个世界，也会带给我一种好奇的感觉，于是我喜欢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世界。

《曼珠沙华》是我第一次写成长类、校园类题材的小说，可能跟我的职业也有一定的关系。那时，我担任小学三年级老师。有一天，我问班里的一个孩子，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。作为一个有着十年教龄的教师，我满以为孩子会向我和盘托出，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但是意外地，孩子反问我道：“我不可以秘密吗？你们大人们都有秘密，为什么我不可以有秘密？”

孩子的话让我既吃惊又惭愧，我突然意识到孩子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。当我是孩子时，总是希望快快长大；可当我真的长大了，却早已忘记了自己还是孩子时的想法。

而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下定决心写下他们的故事。那时，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，她差不多是《曼珠沙华》里面孩子的原型，因为一场意外的高烧，引发后续很多问题，学习能力也跟不上。但她有一个非常好的爸爸，陪伴着她，每天给她做午饭。因为她不能吃学校的餐，要吃定制的东西，否则她会发病，病得很厉害。

有一次，她爸爸送她上学，我在传达室看到那个孩子，我就跟她爸爸说：“某某爸爸，你真的很了不起，孩子有你这样的爸爸很幸福。”结果那个小孩就看了我一眼，用特别大的声音说了一句“我幸福？我幸福什么？”

我真的被她震惊到了。因为我完全没想到她会在爸爸、老师面前用这种方式诉说她的心声，控诉那场病夺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东西。她内心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虽然我们可能觉得她爸爸对她很好，老师也很关心她，但是其实她内心的世界，我们没法感同身受。就像有的人生病了，不生这种病的人没有办法真正感受。

可以说，《曼珠沙华》这本书，去年年末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里面共收录了五部中篇小说。

成长之路上被孤立的少女、富有摧毁欲的优等生、跟踪陌生女孩的少年等等人物形象，让我们看到了少年的“问题”、教育的困境、亲子的隔阂，以及日常之下暗流涌动的精神之问。

在写作的过程中，往事一点一点地涌上来，记忆被唤醒了。我知道我不仅仅是再书写孩子，书写学校，书写社会，更是在梳理我与儿时的我之间的关系，还有避不开的“女性”身份。

过去，我在写女性题材的小说时曾问自己是否真的足够了解女性？又是否能走出那片困境？但就在写这本书中的一位母亲时，我隐隐觉得自己对女性有了一层不一样的理解。于是，在《仓鼠》的结尾里，我写道：“但至少，在瑞典英语下课后，她是一个个体——不是母亲，亦不是妻子，一个完全完全独立的叫郝丽的个体。”

似乎普普通通，平平常常，但又何尝不像是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跨出的那一步？回首过往，尽管只是一小步，尽管前路茫茫，但到底是迈出去了。我把它们收录在我的新小说集《曼珠沙华》中，这并不意味着尘埃落定，相反，那是一个新的起点。

因为是女性，所以知道女性的不易；也因为女性，所以能感同身受，至于还没有说尽的，就让下一本书来回答吧。

青年作家池上《曼珠沙华》只是一个新的起点

